

Philosophical Language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

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论

魏博辉 著

Philosophical Language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

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论

魏博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 / 魏博辉著 .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477 - 0291 - 8

I. ①哲… II. ①魏… III. ①哲学理论 - 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547 号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 - 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 8015

网 址：www.bjd.com.cn/txcb/

印 刷：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3.5

字 数：330 千字

定 价：46.00 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
北京联合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导言：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导向关系的确立	1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的相关性	2
一、语言优于思维说	5
二、思维优于语言说	10
三、语言与思维“曲线会合”说	17
四、简短结论	19
第二节 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规范作用	21
一、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物化规范”	22
二、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引导规范”	25
三、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固化规范”	28
第三节 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论	30
一、语言对于艺术思维的导向作用	31
二、语言对于宗教思维的导向作用	42
三、语言对于科学思维的导向作用	53
四、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作用	64
第一章 语言与哲学	87
第一节 语言文字的导源	87
一、“前文字”时期的语言	88
二、语言：原始文字	91
三、语言：表意文字	94

四、语言：表音文字	97
第二节 语言是哲学的原点	100
一、哲学是什么	101
二、哲学的意味：理性	105
三、“宇宙理性”的哲学原点：语言	113
第三节 语言的生长与哲学的形成	118
一、纯交际语言—超理性思维	119
二、象形语言—低级直觉理性思维	121
三、意象语言—高级直觉理性思维	123
四、抽象语言—理性思维	127
第二章 哲学语言	132
第一节 哲学语言与诸类语言的差异性	132
一、日常语言与哲学语言	133
二、文学语言与哲学语言	147
三、科学语言与哲学语言	158
第二节 哲学语言的特性	175
一、哲学语言是“完整的语言符号形式”	178
二、哲学语言是概念化的语言	181
三、哲学语言具有分析性和批判性	183
四、哲学语言具有多元性和合理冲突性	187
第三节 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多重作用	191
一、哲学语言是哲学思维的“载体”	191
二、哲学语言是构成哲学思维活动的“支点”	193
三、哲学语言是哲学思维主体间交往的“中介”	195
第三章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方式	200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方式	200
一、语言的变迁促成思维方式的选择	201

二、语言的差异性导引思维方式的多样化	207
三、语言的发展影响思维方式的变化	212
四、语言与思维方式的“相对世界”和“绝对世界”	218
第二节 “确意语言”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	219
一、“确意语言”	220
二、“确意语言”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导向	223
三、西方哲学语言的哲学思维方式	234
第三节 “会意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	237
一、“会意语言”	237
二、“会意语言”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导向	243
三、中国传统哲学语言的哲学思维方式	254
第四章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实践基础	257
第一节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自然的实践”基础	258
一、“自然的实践”基础与文化氛围	258
二、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自然性”	262
第二节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自主的实践”基础	273
一、“自主的实践”基础与文化氛围	274
二、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主体性”	278
第三节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创新的实践”基础	290
一、“创新的实践”基础与文化氛围	291
二、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主体间性”	298
第五章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历史性	311
第一节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历史相应性	311
一、语言与思维历史发展的相应性	311
二、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历史发展的相应性	314
第二节 哲学语言的历史是哲学思维的发展史	319
一、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相应性的历史反观	319

二、哲学语言的“历史意义”	334
第三节 哲学语言的开放性与哲学思维的进步	337
一、语言的限制与创造	337
二、哲学语言的开放性促使哲学思维的进步	349
主要参考文献	356
主要人名对照表	363
后记	367

导言：哲学语言对于哲学思维 导向关系的确立

整个哲学运动的流程并非镂尘吹影，而是以“语言”从一个方面标示出了哲学思维以至哲学发展的阶段和历程。“语言”不仅是释放哲学思想魅力的一把钥匙，而且它还给予哲学思维以“充分”的导向。^①无论历史上的哲学如何转向，“哲学思维”都不会“迷失”自己的航向，那就是在“反思”的航程中哲人们坚守着探寻“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这一研究的方向，因此，它必须有哲学语言的直接“导航”。就此而论，没有语言就没有哲学思维，亦就没有哲学，哲学语言，即“反思语言”是通向和把握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研究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关系问题。

由此，这里所说的语言主指哲学语言，哲学语言意在探究哲学问题时所使用的相关语言、概念、术语等。（详见第二章）在当今世界哲学中，语言现象备受关注，现时代的哲学成果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过去的几十年间哲学家们对语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实，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的时代以来，人们就意识到了在人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中，语言所起的作用，这些“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因此，语言在哲学中一直“占据着荣耀的地位”。^② 哲学上，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特别是在第三次

^① “导向”，含有引领、引导、指引等之意。

^② 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第371页，李幼蒸、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

的哲学转向中，更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的兴趣，成为“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①但“语言哲学”是对语言的一般理论和有关语言分析的方法问题所进行的哲学上的反思，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的本质、形式、功能和特征等问题，从中进一步探讨语言与意义、语言与真理、语言与意向、语言与世界等众多问题。而本书探讨的“哲学语言”，是对哲学中所使用的这一特殊的语言符号形式，对它所使用的特殊概念、术语的性质、特点和意义等问题进行哲学上的反思，从中进一步探讨语言与哲学、语言与思维方式、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等问题。它既与“语言哲学”相联，又与之相异，在此，重在讨论的是不同于“语言哲学”的“哲学语言”及其对于哲学思维的导向作用。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的相关性

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是一种具有特定性的“语言”和“思维”及其关系的论域。在探讨二者及其关系之前，先就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有关问题作一略论。

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曾面对过语言问题，并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第一个把注意力放在给予最普遍的概念下定义之人，他强调了语言与知识的关系。柏拉图也曾论述过语言与自然事件和心灵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表达式上的正误问题。亚里士多德较早地把语言与思维联系在一起，把语言作为分析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出发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标示精神感觉的一种符号，而文字又是符号的符号，语言正像文字对所有的人并不相同一样也对所有的人并不是一致的。但从来源上看，精神感觉同这些符号

^① 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第371页，李幼蒸、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

有联系，语言符号只是这些思想的标记。同时他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一些思想家继承了将语言和认识客体的思维联系起来的这一传统。创立于公元前4世纪的斯多葛派认为，语言本身不是智力，而是智力的表达。在研究思想的过程中把语言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他们探讨语言的声音或“材料”，把它视为一种象征或符号，探讨语言符号的意义，即所言之内容以及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等。穆勒认为，语言和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人们认为，他们的理性支配词语；其实，同样真实的词语反作用于理性。他认为，人们以为心智指挥语言，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语言控制着人们的心智。霍布斯认为，离开了辞语，什么一般概念我也不能设想。没有语言就没有真也没有假。因为“真”和“假”都是言语的属性。莱布尼茨主张，观念由语词来标志。洛克也在强调语言是观念的标志，认为只有这样他的观念才能表示于人，人心中的思想才可以互相传达。语言把深藏不露的思想显现出来，它所以有表示作用，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们一种意义，人们把存有一定意义的字当作一个观念的标记，因此，语言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地标记出各种观念。^① 黑格尔认为，语言与建筑中所使用的大理石，绘画中调理的颜色，器乐中发出的声音更能明确且深刻地表达精神内容。黑格尔看到了语言是人的最内在的东西，渗透到了一切使人成为其自身的东西之中，说明了语言和思维的密切关系。当然，他所言的“精神”最后归为“绝对精神”，整个世界万物是一个精神性的整体，语言作为精神内容的表达者与万物的存在及其意义相互关联。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惟当人说话，他才思想”，所以“语言是存在的家”，他用诗性的语言来说明语言、存在与思之间的关系：“语言是存在的语言，一如云是天上的云。思正以它单纯的说，在语言中犁出不显眼的沟。”^② 他在论证语言与思维的关联中，更强调了“语言”，人们通过对语言之思，从而把握说者的思想。他把思维归结为说话，来

^① 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第383、386页，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

^② 海德格尔：《人，诗意图安居》，第29页，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第2版），2004。

表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联系。但是应该说，在研究中不可把二者等同起来。罗素认为，“语言有两种相互关联的优点：第一，它是社会性质的，第二，它对‘思想’提供了共同的表达方式，这些思想如果没有语言恐怕永远没有别人知道。”他说明了“思想”，特别是“复杂的思想”依赖字词，依赖语言。他说：“一只狗是不能讲它的自传的；不管它吠的怎样动听，它也不能告诉你它的父母是贫而正直的。一个人可以作到这点，他是通过把‘思想’和大家共同的感觉相互关联起来而作到这点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可能知道我有五个手指，却不认识‘五’这个词，但是除非我学会了算术的语言我就不会知道伦敦约有八百万人口，我也不能有与‘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约为 3. 14159’这句话所说的意思非常接近的思想。”^①从中强调了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声音的本质区别和语言对思想表达的重要功能。在 19 世纪的德国，被认为是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洪堡特看到了语言是人们借以认识客观实在的媒介一面，认为思想要通过语言而现实化，观念要经由语言而构成概念，故此，把语言认作是“思想的构造器官”。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指出：“语言是表示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它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②他认为，思想离不开词的表达，没有语言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清楚地区分两个观念。他从语言本身结构方面进一步揭示了语言的本质。他还认为，只有语言显得能有独立的定义，并且使精神有一个可靠的支点。后来由他的思想、学说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他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驱。

从思想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思维与语言总是交织在一起，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难以摆脱语言的“纠缠”。正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思想的直接现实就是语言，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③

① 罗素：《人类的知识》，第 71、72 页，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37—38 页，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9 页，人民出版社，1979。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对其深究的话，还有许多有关具体问题，如，语言与思维的起源问题，语言和思维在它们构成的整体中各自的地位问题，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在人脑中有无赤裸裸的思维等以及其他问题，其涉及面很广。正是这些问题激励着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等理论家们去探索，由于各自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角度、立场、方法等方面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其中一些思想、观点与本书探讨的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的关系问题有着根脉或丝丝缕缕的联系。

一、语言优于思维说

在语言优于思维的思想、观点中，主要提取相互联系的两方面作一简要论述。

（一）语言唯是说

1. 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性

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思维唯一的物质载体。斯大林强调指出，有些人说：思想是在它们用言辞表达出来之前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衣，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语言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性是表现在语言之中。^①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思维必须以语言作为物质外壳。斯大林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进一步强调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充当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实际上，有声语言的“完善”是从“不完善”发展而来的，如手势语，人类社会不排除有非语言思维的存在）。我们姑且把这

^① 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38—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

种观点称为“语言唯是说”。这一观点在现代西方影响较为广泛，如洪堡特认为，思维必须始终与语言的声音相联系，否则思维便不能明晰，观念就不能形成概念。后来一些思想家的观点把语言对思维的优势推向了极端。

上述观点，其一，说明了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像声音和震动着的空气等也是它的物质基础，语言并不是思维唯一的物质基础或载体。思维离不开物质的“纠缠”，其物质包括震动着的空气、声音，即语言（马克思）。我们常说的“有声语言”，其中的声音或语音当处于特定的符号功能及符号内在的关联之中时，才可成为语言符号。声音也有单纯的生理上和物理上的表现。思维和声音不可分割，并不一定说明思维和语言不可分割，由此，不能告诉我们语言与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的”不可分离。

其二，思维包含有不同层次或类型，如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在形象思维中也有和语言分离的情形存在。又如在科学思维中有知觉思维的加入，爱因斯坦在肯定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曾说，他在思索过程中，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都不起任何作用。他首先经历的是一种视觉和肌肉动觉，可能是一些映象的组合过程，此后才开始寻找相应词的艰辛过程。^①因此，在某些思维的过程中，并非一定有语言的渗透。罗素也说过：“我认为没有语言也可能有思想，甚至还可能有真伪的信念。”^②当然，罗素认为比较复杂的思想需要语言或字词。

2. 语言与思维的等同性

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即是说出声的思维，思维即是未说出声的语言。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已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想法：心灵在思想的时候，它无非是在内心里说话，在提出和回答问题。我认为思想就是话语，判断就是说出来的陈述，只不过是在无声地对自己说，而不是大声地对别人说而已。所以思维就是无声的语言。在柏拉图这里就已埋下

① 转引自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第 55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② 罗素：《人类的知识》，第 72 页，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83。

了语言与思维相等同的种子。行为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行为，思维也是一种行为，思维就是无声的或微弱的言语行为。华生认为，思维就是说话，不过是用隐蔽的肌肉说话而已。心理学家魏斯认为，人的“思想”，只是发出声音（说话），人没有“思想”。这种语言声音成为外部刺激，激发他人的神经系统，影响其他人的行为。所以，我们所说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持这种观点的行为主义和语言学家对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有着一种积极研究的方法，值得肯定。但仅从生理学和物理学方面去考察、研究而作出定义，即思维就是语言，未免有其独断性、偏狭性，也不足以证明人没有“思想”以及语言与思维的等同性。因为语言还蕴含有物质性、社会性等方面的因素，还需从多种学科中对其进行综合和立体的考察。的确，语言与思维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情况下，于心理或生理上也存有着二者的分离。

（二）语言决定论

“语言决定论”是“语言唯是说”的一种特殊形式、极端形式或说是它的“升级版”。

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决定思维。这种观点认为，语言的类型决定人的思维类型，甚至决定人的世界观，每一个民族的思维都有其独自的特征，思维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民族语言的内部发展。洪堡特认为，人类精神格局的“内蕴形式”是语言，不同民族按照自己的语言形式将世界加以范畴化，这些范畴之间发生着联系，由此便构成了特定的世界秩序。由于各民族的语言内在的形式不同，因而持不同语言的各民族人们，其眼中的世界也就不同。他指出：“语言不仅只伴随着精神的发展，而且完全占取了精神的位置”，“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所以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为一种世界观，“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用语言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人同事物生活在一起，他们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而因为人的感知和行为受制于他自己的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

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因此，我们学习一门外语也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了一个新的立足点。^①这一思想对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影响很大，形成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也就是语言的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由于各民族的语言不同，因此不同语言的民族对世界的看法也不相同，语言的结果直接影响着对世界的观察。他们认为，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一回事，思维只不过是脱去了外衣的语言。由于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而全世界的各种语言又具有不同的结构方式，所以，运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思维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包括词汇和语法）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因此，一个社会的语言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模式，一种人所说的语言无意识地决定了一种人的思维，乃至决定了这一种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世界观。萨丕尔认为，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族人的语言习惯上的，使用不同语言的各社会成员所生活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许多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标志的一个同样的世界。似乎语言预先为人们规定好了体认事物的经验和外界事物的面貌，人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他说，“语言不仅谈论那些在没有语言的帮助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因为它的形式完整，又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语言的隐含要求投射到经验领域之中……诸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的，而是强加于经验的，因为语言形式对我们在世界中的倾向性有种残酷的控制。”^②由此看来，语言形式支配着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及其思维的直接结果，即思想观点。他把语言的界限视为世界的界限。

^①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 21、72 页，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

^② 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 138 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了萨丕尔的思想。他对北美印地安语进行了长期研究，并与欧洲一些语言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不同的语言结构所强调的是外部世界相当不同的方面，因为语言结构不同，分析自然的路线也不相同，对世界所作的范畴划分因而也不一样，正是这些范畴制约着思维。所以，持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认识也不相同，如，牛顿如果不是说英语，就会得出迥然不同的逻辑。他认为，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的过程也不一样。客观世界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万花筒，是变化无穷的印象，人们要用大脑中的语言系统去组织这些印象，人们要按照本民族语言规定的框架和一定方式来解剖大自然，把它组成许多概念，并赋予特定的意义。如此，“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①他认为，语言结构的不同，会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因此，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反映出了语言支配思维，语言决定一切、主宰一切的思想，故而形成了“语言决定论”。

“语言决定论”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加以绝对化，过分夸大了语言对思维的作用。事实上，语言不能完全决定人的思维乃至世界观。这是因为：

其一，人类思维：客观现实性。人的思维内容来自于客观世界，就此而言，人的思维所反映的并不是“语言世界”，而是客观现实。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这样的观点，他否认在语言的命题中反映现实，认为了解命题也就是了解语言，而不意味着了解现实事态，对命题的了解可以终止于语言，而不再深入到实在世界，使语言远离于现实世界。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语言拜物教”的哲学基础。因此，“语言决定论”者把语言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极度夸大，没有看到决定人思维的首先是客观现实，不同的思维及认识世界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如社会生产、社会制度）、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所

^① 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13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